

桑奇往事

林許文二·陳師蘭

在阿育王的護佛行動中，最為人稱頌的，就是打開佛陀的舍利塔，取出佛陀遺骨重新分為八萬四千份，再於全國各地的交通要道上建八萬四千座塔，而桑奇最原始的小磚塔，正是那八萬四千塔的其中一座。

阿育王護佛建塔

目前一般學者大都接受「桑奇的發跡始於阿育王」的論點，而這項推論也並非無有根據，因為阿育王不僅是歷史上著名的佛教帝王，且根據一般民間的傳說，他與桑奇還有一段頗深的淵源。

要談阿育王，就得溯源至西元前五、六百年佛陀住世的時代。當時北印度共有僑薩羅（Kosala）、摩揭陀（Magadha）、迦尸（Kasi）、末羅（Malla）等十六個國家與無數的小部落，各個國族為爭取生存而互相征伐，不久，恆河南岸的摩揭陀國異軍突起，逐漸征服群國，成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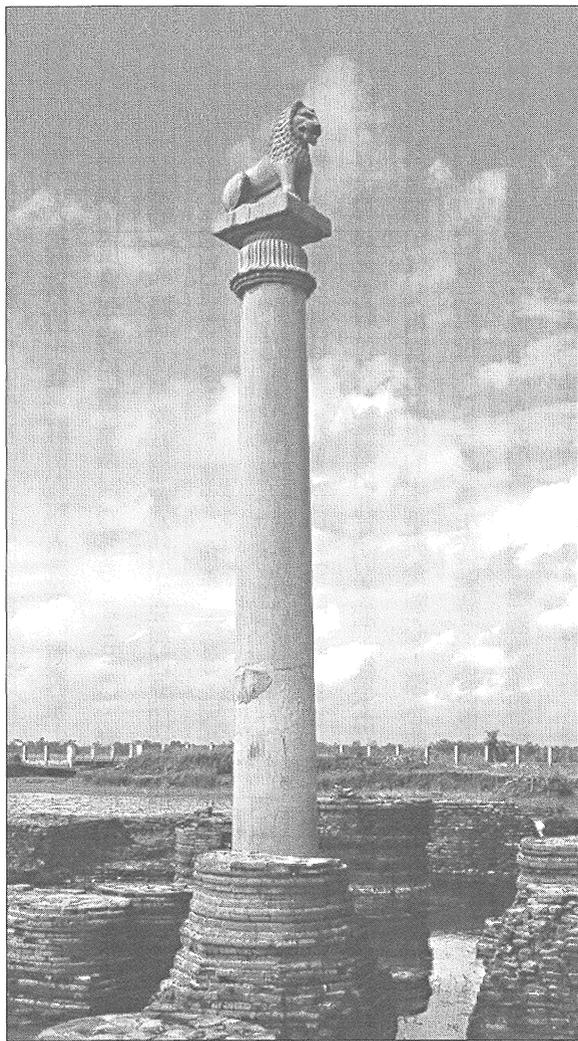
富強的國家。

但在西北方，另一股來自異域的強大力量，也正緩緩向這片沃土推進。西元前三三〇年，亞歷山大攻破波斯帝國首都——波斯帕里斯（Persepolis），接著又征服興都庫什山的巴克特利亞（Bactria），而掌控了整個中亞，更進一步地，他順著喀布爾河（Kabul R.）越過開伯爾山口，揮軍進入印度河流域，希臘大軍的鐵蹄因而打開了西方與印度之間的交流管道。四年後，亞歷山大病逝，只留下大批茫然的士兵，駐防在無人統治的廣袤領土上。

此時，有位印度青年旃陀羅笈多（Candragupta），推翻原本統領北印度的難陀王朝（Nanda），並趁權利真空時期，順勢佔領部分的中亞與西北印度，開啟了統一整片次大陸的新契機。由於他出生在摩利亞族（Maurya，梵文「孔雀」之意），因此他所建立的王朝就稱為「孔雀王朝」。旃陀羅笈多過世後，其子頻頭沙羅（Bindusara）繼位，而在頻頭沙羅之後取得王位的，正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偉大帝王——阿育王。

據說阿育王身為王子時，就已顯露出非凡的才能，卻未得父王的寵愛。由於他並非嫡長子，因此未被立為太子，其父相當忌憚他的才華與企圖心，深恐他留在宮中會威脅到太子的地位，所以當偏遠西北方的塔克西拉（Taxila）發生暴動時，便派他去平亂。面對如此危險的任務，年輕的阿育王並未退縮，反而以過人的膽識，和平地解決了叛亂。

阿育王在東西文化交流共處的塔克西拉待了一段時日，或許他就是在那時開始接觸希臘的



◎阿育王致力推廣佛陀教法，並在重要的佛教聖地建塔立柱，由於他的大力護持，佛教因而能走出印度，成為世界性宗教。
(圖為吠舍離的阿育王石柱。攝影：林許文二)

藝術美學，因而啟發對西方文化的興趣，並影響到他日後建立宮殿、豎立石柱與石碑的建築風格吧！

阿育王平定塔克西拉的暴亂後，不久又被派到遙遠的優禪尼（Ujjaini）擔任總督一職。優禪尼即現今位於中央邦的烏遮因，在佛陀時代是北阿槃提國的首都，而阿槃提則是當時能與摩



揭陀、憍薩羅與跋蹉國相抗衡的四大強國之一，由於自恃強大，經常與其他國家發生武力衝突，最後終於被摩揭陀國的蘇修那迦王朝（Saisunaga）打敗，後併入孔雀王朝。

接受誥命的阿育王再度離開首都華氏城，踏上就任的旅程。途中經過末瓦國（Mava）的首都毗迪薩，在那裡認識城中一位富商的女兒黛薇（Devi），兩人陷入熱戀並私定終身，黛薇後來為他生下一對子女——摩晒陀（Mahendra）與僧伽蜜多（Sanghmitra），這兩人日後都出家，並對佛法在斯里蘭卡的傳衍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阿育王後來成功地治理阿槃提地區，並且在緊要關頭順利奪得王位，開創出印度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大帝國！在他的統治下，孔雀王朝的勢力達到前所未有的巔峰，直到今天，仍沒有任何一個印度王朝能夠超越。然而，在統一的過程中，不免發生大肆殺伐、血流成河的慘劇，其中又以征服伽陵迦（Kalinga，今奧里薩邦 Orissa）一役最為慘烈，雙方殺戮的恐怖景象，連長年征戰沙場的阿育王都不忍卒睹。

在後悔與自責的折磨下，阿育王皈依了佛教，成為最虔誠的信徒。他以佛法的教誨來治理國家，在全國各地豎立起銘刻法教敕文的石碑，舉行第三次佛教結集，廣派比丘到各國宣說佛法，並且在重要的佛教聖地建塔立柱……，他的後半生都致力於推廣佛陀慈悲、和平的教法。由於阿育王的大力護持，佛教因而能走出印度，成為世界性的宗教，而阿育王的形象，更因此成為印度轉輪聖王思想的典範。

在阿育王的護佛行動中，最為人稱頌的，就是打開佛陀入滅後「八王舍利」的舍利塔，取出其中的佛陀遺骨，集中起來重新分為八萬四千份，再於全國各地的交通要道上建八萬四千座塔，把八萬四千份舍利分別安奉於塔中，供來往行人禮拜。而桑奇最原始的小磚塔，正是那八萬四千塔の其中一座。

「阿育王為了紀念自己的年少歲月，以及與黛薇的婚約，所以選在毗迪薩城郊的桑奇建造佛塔，以安奉佛陀的舍利。」波帕爾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員熱心詳盡地為我們解說。據說黛薇為阿育王生下兩個孩子後，並未跟隨丈夫回到首都華氏城爭取皇后的名分，而是留在毗迪薩，成為虔誠的優婆夷（佛教的在家女信眾），並在桑奇建造一座僧院供比丘們修行，這就是桑奇山丘上的第一座建築，後來阿育王因為她的緣故，又在此地建造佛塔與石柱供人禮拜。

不過，在斯里蘭卡史書《大史》第十三章中，另有一段關於桑奇起源的記載，但內容完全不同。

根據《大史》的記載，當摩哂陀長老被阿育王派遣到楞伽島（即斯里蘭卡）傳法時，途中曾回到母親的故鄉毗迪薩，並特地前往城郊的毗迪薩山丘探望母親，黛薇看到愛子歸來，高興之餘，又建造一座寺院供他居住。由於在毗迪薩附近並未再發現其他孔雀王朝的遺址，因此一般認為《大史》中提到的「毗迪薩山丘」（又稱為「塔堂丘」），應該就是指現在的桑奇。這是桑奇最早、也最可信的文獻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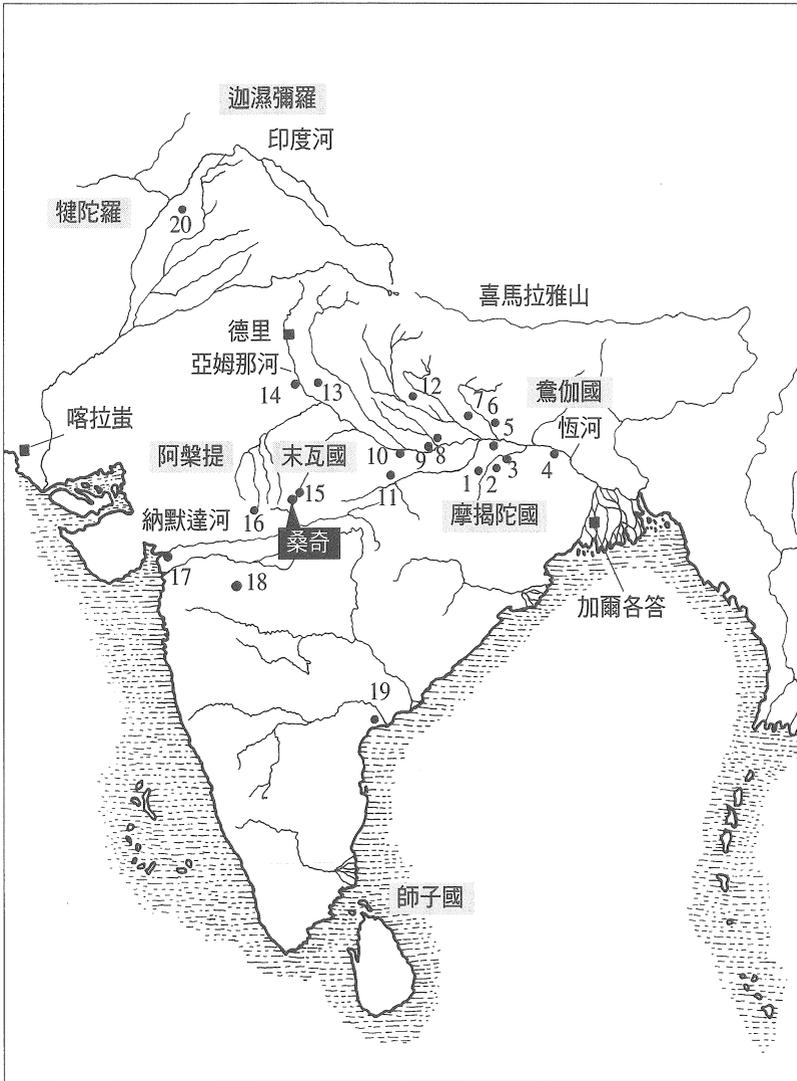
不論是黛薇或阿育王因親情或愛情的緣故而開啟桑奇的榮耀，在最初之所以會選擇桑奇作為佛塔聖地的原因中，應該還有一個最重要的考量，那就是「交通」！在《長阿含遊行經》中曾記載：「於四衢道起立塔廟，表刹懸繒，使諸行人皆見佛塔，思慕如來法王道化。」因此，可以推斷佛塔林立之處，必定是人車匯流的重要衢道。

毗迪薩在現代雖然只是個不起眼的小鎮，但在十二世紀遭回教徒毀滅之前，一直都是政治與經貿大城。在政治上，毗迪薩是末瓦國的首都；在地理上，則佔著極重要的位置：東接橋賞彌、迦尸（今瓦拉那西）、華氏城，甚至遠達恆河的出海商港——耆伽國的首都瞻波（Campā），這可是與金地（緬甸）、東南亞諸國商船貿易往來的重要商港。北通秣菟羅，南接南印諸國，西往優禪尼，並連接出海貿易港口——跋祿羯咕婆（Bharukacchapa，即今之布羅奇 Broach）。跋祿羯咕婆自古即為印度與希臘、羅馬、波斯、阿拉伯半島間的重要貿易海港，而佛教也是從此地經由海路傳入錫蘭（見圖一）。

所以，凡是南來北往的中外貿易商旅大多會經過毗迪薩，它便成為當時重要的交通樞紐。在西元十三世紀的《諸蕃志》中，關於印度南毗國的部分，也曾記載有一屬國名為彌離沙，應該就是指毗迪薩，可惜書中並未有進一步的描述。

大塔就位在離毗迪薩城約十公里桑奇小村旁的山丘上，不論比丘進城托鉢，或來往商旅上山朝拜，皆相當便利。同時，它與城市的距離又不算太近，繁華喧囂也不致影響僧人的靜修。

【圖一 印度古代文化史蹟分布圖】





就如同迦尸城郊十公里外的鹿野苑 (Mṛgadāya)，或王舍城旁的靈鷲山 (Veṅvāna) 一般，從任何角度來看，這裡都是僧團弘法的絕佳據點。

或許正因如此，阿育王在此建造一座簡樸的磚塔奉祀佛陀的舍利，並豎立一根美麗光滑的石柱，於柱身刻下措辭嚴厲的法教敕文，嚴禁任何分裂僧團的行為。或許因有阿育王的建設，比丘們才慢慢以塔柱為中心建起精舍、形成僧團。但也有可能在阿育王之前，此處已是相當重要的佛教修行中心，並且有為數不少的僧伽駐錫，所以阿育王才會建塔立柱，還銘刻上「禁止僧團分裂」的文字，如果當時的桑奇山丘只是一片叢林，何來僧團可以分裂？這篇敕文又要寫

■現代城市

●佛教文化遺蹟

1. 菩提伽耶 (Bodhgaya)
2. 王舍城 (Rājagṛha)
3. 那爛陀寺 (Nālandā)
4. 瞻波 (Campā)
5. 華氏城 (Pāṭaliputra)
6. 吠舍離 (Vaiśālī)
7. 拘尸那羅 (Kūśinagara)
8. 鹿野苑 (Mṛgadāya)
9. 迦尸 (Kāśī)
10. 憍賞彌 (Kauśāmbī)
11. 巴呼特 (Bharhut)
12. 舍衛城 (Śrāvastī)
13. 僧伽施 (Saṃkāśya)
14. 秣菟羅 (Mathurā)
15. 毗迪薩 (Vidīśā)
16. 優禪尼 (Ujjayinī)
17. 跋祿羯咕婆 (Bharukacchapa)
18. 阿姜塔 (Ajanṭā)
19. 阿瑪拉瓦提 (Amarāvati)
20. 塔克西拉 (Taxila)

給誰看呢？

事實究竟如何，在未有更進一步的考古發現之前，實在不得而知。目前學界對阿育王是否為第一個在桑奇建塔的人也尚未有定論，不過，這位帝王曾在此處建塔奉佛骨，卻是不爭的事實，他或許還為這座塔蓋了一頂小傘蓋與一座木製欄楯，只是隨著歲月的侵蝕，現在已經找不到任何痕跡了！

阿育王之後，各王朝狂熱擴建

阿育王的護佛行動為佛教的發展奠定深厚的基礎，他以石材建塔立柱，也改變了當時民間原本以木頭為主要建材的建築風格。

根據日本學者水谷幸正的說法，印度與波斯的交流最早可追溯到西元前五、六世紀居魯士與大流士在位的年代。當時波斯的國土曾擴展到恆河流域，並將石造建築的形式傳入印度，但由於並未留下確切的歷史記錄，因此一般認為在亞歷山大進入印度河流域後，才開啟日後孔雀王朝的歐亞文化交流。後來，在阿育王的推廣下，希臘與波斯的神殿、石柱等石材建築結構，才漸漸在印度盛行。

到了西元前二世紀的巽加（Sunga）王朝，由於王室信奉婆羅門教，佛教因此略為衰微，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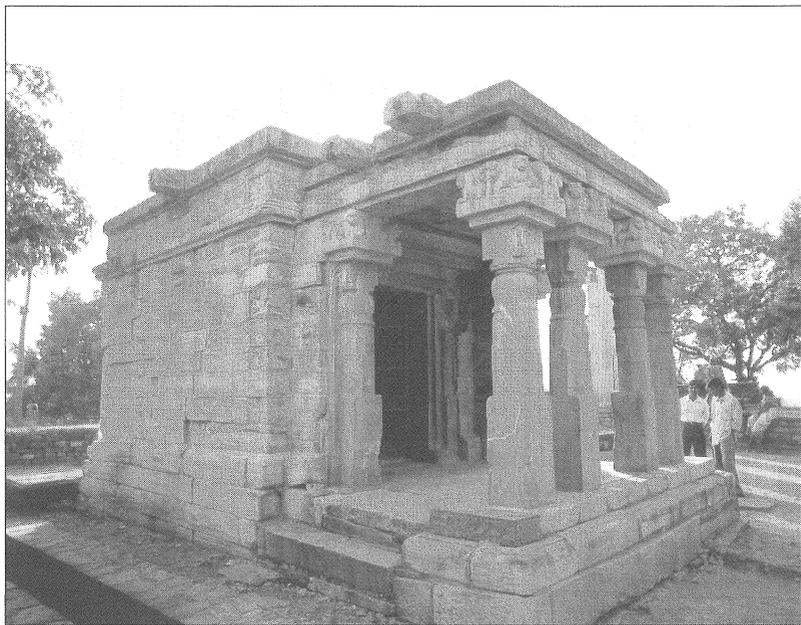
民間奉獻建塔的熱誠並不曾稍減。在富商的捐獻下，建造了桑奇二塔、三塔與二塔的石欄楯，接著人們從桑奇山腰切割岩塊，覆蓋在圓形的覆鉢上，將阿育王的小磚塔擴建為一座壯麗雄偉的雙層大塔，並以鄰近山丘的上等砂岩增建三道欄楯——一道小欄楯在塔頂圍住象徵尊貴的傘蓋，兩道大欄楯分別位在地面與塔的腰部，欄楯與塔身之間鋪上碎石子，並在南方搭起一道雙邊的階梯，形成上下兩層的繞行步道，供信眾巡禮。

西元前一世紀左右，巽加王朝末期，北印度陷入混亂的局面，此時案達羅王朝（Andhras）在中印度德干高原一帶乘勢崛起，他們為桑奇創造了驚人的工藝技術成就——從十餘公里外的烏代亞山丘（Udayagiri）找來品質極佳的堅石，在大塔的四方入口處，依南、北、東、西的順序，陸續豎立起四座高約十公尺、雕飾豐富的石塔門，每座塔門皆仿照古時的木造結構，由三道橫樑與兩根立柱搭建而成，左右更以對稱的浮雕凸樑作為裝飾。

由於雕刻精緻絕倫，因此人們根據大塔南門石柱上：「一位毗迪薩的象牙雕刻師親自雕造並奉獻」的銘文，而推測這些細膩的石雕大多是由當時的象牙雕刻師所作。此外，南門上的另一幅銘文中，明確地記載著：「一位名叫 Ananda 的奉獻者，他是案達羅國王 Sri Satarkarni 的藝術家總管」，為塔門的年代留下珍貴的註記。至此，桑奇塔群的雛型大致完備！當然，在同一時期，人們也以大塔為中心向外擴展，建立起許多僧院與塔堂，其中包括三塔的欄楯與精緻的塔門等。到了西元一世紀左右的貴霜（Kushana）王朝時代，當時的國政中心在印度西北，因此桑奇

受到明顯的忽略，塔寺的建設幾乎處於停滯的狀態。但此時大乘佛教興起，桑奇也開始出現屬於秣菟羅風格的雕像，例如幾尊佛像與龍王像，這是信眾開始為佛像造的時代。

西元五世紀的笈多（Gupta）王朝後，大乘佛教昌盛，而印度教三大教派——毗濕奴、濕婆與梵天三大主神的信仰也廣泛流行，印度的藝術發展達到了另一波高峰，四座精緻的石雕佛像放置在四座塔門入口處，迎接繞行佛塔的信眾，顯示「佛像」在當時的佛教信仰中，已佔有重要的地位。



◎笈多王朝時，印度開始出現石造寺院，桑奇的第十七號寺院應是印度現存最古老的石寺。（攝影：林許文二）



此外，以往的屋舍大都只有基座是磚石建築，牆板與屋頂則是以木材、茅草來搭建，一旦老舊後就自然腐朽，因此早期的建築多半只餘基座供人憑弔。而此時已開始出現石造寺院，考古學家相信，桑奇的第十七號寺院應該就是印度現存最古老的石寺。

西元七世紀，戒日王（Harsha）統治的時代，他雖然信奉印度教，但也大力護持佛教，桑奇於是出現大量的佛塔、僧院，幾乎佔滿整座山頂，但實際上，佛教的發展已漸漸走向衰途。

西元九、十世紀，桑奇寺院的雕刻開始出現印度教的題材，恆河女神、亞姆那女神，以及親熱對坐的愛侶出現在寺院門框上，顯示信眾護持的熱誠依舊，但桑奇已摻雜當時強勢的印度教思想，而僧團的修行與教說距離佛陀的原始教法，恐怕也已十分遙遠了。

桑奇的建設一直持續到十一世紀，最後，一道長長的石牆幾乎將桑奇山丘上的佛塔、僧院完全圍繞起來，這似乎預言了桑奇與世界的隔離。此時佛教在印度已相當衰微，幾近滅亡，或許桑奇就是從此時開始被人慢慢遺忘的吧！後來回教政權入主印度，全力剷除異教，佛教完全覆滅，退出印度的宗教舞台，桑奇就更無人聞問了。

最後，它終於被徹底遺棄，成為一座與叢林共生的廢墟，靜靜地沉睡在歷史之海的最深處，而這一睡，就睡了八百年。